

目 录

绥阳县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大队和街道 标准名称的通告	(1)
刘文汉被杀的真实原因	周书藉 (8)
新旧征兵对照	邹承武 (10)
一麻袋钞票的故事	李如钰 (13)
我参加的一次乡长选举	祝华钰 (15)
哥老会在郑场的活动	梁耘芳 (17)
绥阳合作事业的兴衰	李如钰 (20)
绥阳硫酸厂概述	李如钰 (25)
话旺草“沛苍盐店”	陈锡昌 (29)
惯匪头——雷三	王沐春 (38)
目睹雷三抢旺草	苟普彬 (66)
回忆解放前后打土匪二三事	杨 林 (70)
贺龙将军驻军郑场记	罗说明 (77)

吴剑平轶事.....	何培基 杨 林	(79)
杨占清的一生.....	旺草文史组	(86)
母亲的回忆.....	冯 炼	(100)
回忆杨锡龄医生.....	吴天生	(105)
武术教师吴国臣.....	王裔彬	(108)
绥阳县小学会考观摩会纪实.....	周书籍	(114)
浙大为什么没有迁来绥阳.....	湛健民	(116)
绥中学生生活点滴回忆.....	熊维斌	(119)
解放前的旺草小学.....	陈锡昌	(124)
父亲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	罗 谏 罗宗凤	(126)
爸爸教书生涯片断.....	吴定中	(131)
我敬佩的林春繁老师.....	陈锡昌	(134)
回忆王霖春老师.....	德 兆	(137)
苦难吟.....	吴少彬	(143)



封面设计：冯承章题字 刘家验画
 责任编辑：陈兴仲 张为忠 卜宗学
 校 对：刘家验

绥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生产大队和街道标准名称的通告

绥府通(1982)001号

为了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的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一个县内生产大队、街道名称不能重名。我县通过地名普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统一进行了更名和调整，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全县三百五十个生产大队和八条街道标准名称公布于后，书写应用一律以此为准。今后未经批准，不得任意变更大队、街道的名称和规模。

特此通告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

绥阳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街道标准名称

(括号内是更名前名称)

洋 川 区

雅泉公社： 红丰、庆丰、红五、农园、天山、雅泉、千工、云星、民主、南阳、青山、福兴、保林、永山、石子堰（狮山），

桑木坝公社（兴隆公社）： 红花、达木、兴隆、红元、长新、关外、石坝（西山）、桑木（五星）、西山坪（和平）、杨柳水（杨柳）、任大坝（新民）、幺店子（山丰）、东山坝（东山）。

文星公社： 文星、文山、堰村（新光）、平塘（丰山）、林口（幸福）、塘坝（联山）、大路槽（永和）。

金承公社： 文庄、莲安、莲池、金河、金华、金峰、尖峰、长寿、街上、农家乐、金承蔬菜、龙井（光明）、石牛（尖山）、红莲（山堡）。

团山公社： 山堡、山关、山岭（山坪）。

郑 场 区

- 郑场公社：** 万里、高滩、莲花、大南、梓桐、红林、鞍山、飞鸣、狮山、郑场（街上）、凉风（光明）。
- 清源公社：** 五涯、金色、清坪、宝山、双虹、明山、永洋、木油、金台、十甲坝（新民）。
- 上坪公社：** 底坝、沙坡、关木、民中、上坪、竹园（永乐）、赵村坝（永丰）。
- 小关公社：** 飞水、碧泉、川阡、香坝（高河）、青杠林（青坪）、黄羊台（群联）、山羊口、（明阳）。
- 金坪公社：** 后坪、长阳、金竹、金坪（上坝）。
- 辅乐公社：** 四坪、雷土、白泥、浙水、塘洋、长旺、快乐、院墙（新华）、沙岗子（太平）。

旺 草 区

- 旺草公社（红旗公社）：** 石桥、东风、晨光、龙泉、芙蓉、广蓉、广怀（前进）、九竹兰（桂花）。
- 萝柏公社：** 金山、银山、田坝、狮子坝、古楼（桥阳）、萝柏（建设）、杨庄（丰收）。

茅家铺公社： 光 华、龙 关、让 水、银 坪、落 幽、荷 花（荷
光）、下 寺（曙光）、阳 台（坟 台）、山 岩（杨 柳）。

小河口公社： 杨 柳、新 乐、灯 光、平 洋、灯 塔、赵 家 山、先
锋、叉 河（中 心）。

石羊公社： 永 胜、羊 坝、石 梁（群 丰）、沙 坝（联 丰）、庙
角（高 桥）。

何家坝公社： 荃 江、大 关、三 涨 水、楠 木 坝（红 旗）、张 子 堰
（联 盟）。

儒 溪 区

蒲场公社： 蒲 场、逸 民、朝 阳、平 原、前 锋、太 平、蒲 场 蔬
菜、皂 牙 坝（胜 利）、南 华（中 心）。

牛心山公社： 春 光、高 桥、白 莲、文 化、银 鱼、仙 鹤、进 化、
高 原、牛 心 蔬菜、牛 心（全 胜）、银 堡（青 山）。

双龙桥公社（双龙公社）： 龙 兴、龙 牙、龙 桥（和 平）、大 坪（兴
龙）、堰 塘（联 合）、郭 家 沟（顺 河）。

高坊子公社（新场公社）： 天 桥、高 槐、富 强、五 星、
中 村、沿 河、关 岭（东 山）、长 安（鞍 山）、新 场
（新 民）。

大溪公社： 大 溪、长 江、水 坎、高 群、南 山。

大桥公社： 星 星、宁 河、上 寨（燎 原）、大 桥（丰 收）、河 峪（建 设）。

黄 枫 区

黄鱼公社：黄鱼、新江、高大、山峰。

水溪公社（新乐公社）：中山、民庄、群山、冯家山、长沟（新庄）。

茅坪公社：绿化、长征、德水、关坪、乐园、寨上（前进）、台坪（丰山）。

中坪公社：拥德、茶坪、山坪、尧坪、丰田（和平）、山河（新华）、青沟（红旗）、林岩（红星）、沙田（八一）、中台（五星）、杨家山（青山）。

枫坝公社：桥上、美景、新台、大坪、尖山、枫坝（幸福）、后坝（富裕）、冯村（新民）、高台（宗台）、靖口（中心）。

联坝公社（联盟公社）：上河、新合、金庄、陆台（共和）、杉林（双河）、中岗（永和）、塘里（联合）。

宽 阔 区

黄杨公社：新生、槐庄、群裕路、洗马池（曙光）、槐溪（新农）、木水（新庄）、天池（乐园）。

茶树公社：茶园、凤台、坪上、石门（幸福江）、田坪（永

光)、伍家坪(平原)。

环坪公社(天台公社): 永庄、台庄、联庄、农庄(双龙)。

岩坪公社: 白杨(永乐)、岩坪(和平)、杉木(黎明)、底水(民丰)。

宽阔公社: 红岩、宽阔(中心)、杨堡(胜利)、河坎(高原)。

九龙公社: 共裕、丰收乐、田溪(联丰)、四河(红光)、后河(群裕)、白台(太平)、九龙(阳光)。

金子公社: 金塘(光明)、白园(五星)、大湾(中苏)、后塘(共和)。

太 白 区

青杠塘公社: 白哨、枣木、坪坝、梅子、回龙(中心)、药坝(中山)、苟坝(辽远)、大堡(顺河)。

后槽公社: 岔坝、高峰、庙湾(兴隆)、天江(光明)、竹林(洪江)、后槽(胜利)。

野茶公社: 农裕、清江、水井、上湾(青山)、野茶(红光)、沿江(红旗)、大山(山峰)、梨山(黎明)。

太白公社: 水坝、大河、会坪、星火、石轮、龙筒、桃垭、白花(富裕)、垭口(和平)、新寨(双龙)。

万寿公社: 长远、雄溪、高坪(永光)、庙堂(红星)、龙台(裕民)。

温 泉 区

温泉公社： 龙江、清泉（新民）、关口（联合）、方园（凤江）、龙孔（金山）。

公坪公社： 新桥、桂花、大田、岩脚（和平）、鱼泉（太平）、窑坪（大桥）、铜鼓（双河）、塘坎（岩明）、岭岗（富裕）。

募阳公社： 红星、利群、联丰、前山、星光、南坪（前光）、瓦场（高光）、新田（华光）、阳雀（华星）、岔塘（高坪）。

洪骆公社： 红光、红寨、龙洞（联山）、石田（青山）、大塘（山河）、梁寨（青丰）。

坪乐公社： 茅坪（群丰）、四洞（五星）、高岭（高丰）、沙溪（和平）、梨坡（民丰）、黎村（登丰）。

解放公社： 春风、井坝（永丰）、石坎（民山）、半岩（大联）、堡上（远丰）。

大垭公社： 干溪（清平）、砖房（田丰）、半坡（新华）、团林（丰山）、牛旺（裕民）、龙场（玉坪）。

洋 川 镇

解放路、红五路、文化路、中山路（红旗路）、和平路、新市路、新西路、北环路、和平巷、城关蔬菜大队。

刘文汉被杀的真实原因

周书籍

刘文汉是绥阳城内正街人氏，刚成年便应募参军。他行武出身，初在贵州二十五军桐梓系军阀周西成部下杨寅亮旅当兵。直到周西成与四十三军军长李燏激战身亡之后，毛光翔继任贵州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遗缺。其时刘文汉已擢升连长。因杨寅亮不服毛光翔调遣，被毛光翔枪杀，并将该旅改编，刘文汉因之被解除职务，遣散回家。他返回绥阳后，每天养马作乐，与县城士绅无多往还，士绅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他也瞧不起这些士绅。但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当时贵州军阀混战，各自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到处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因而呼朋引类，自立山头，拥兵称雄，时官时匪者，比比皆是。刘文汉在失意之余，企图东山再起。蒋丕绪与王家烈连年内战，蒋部在四川就招安了杨其昌、杨畅石、刘国辉等巨股匪兵，号称是枪打不避，刀砍不伤的神兵，其实是头包红布的乌合之众。这些匪头各拥有千余人枪，由蒋丕绪指挥攻打遵义，溃退来绥。郑场人罗干二是个亡命之徒，趁蒋部溃逃之际，他结伙一些人在遵义城郊高石坎一带地方把三三两两溃逃下来的散兵枪支提了一百多支，企图招安当个官儿。刘文汉愿为之引进，向王家烈之廖怀忠师取联系，廖许以团的编制。刘罗二人正在企图扩充实力的时候，适逢刘国辉匪部又率人枪千余，于1933年春夏之间由正安

来攻打绥阳县城。绥阳当时县长是庾泽忠，城内仅有侯之担部一个连驻守，势很单薄，全城人民惊恐万状，庾泽忠亦感到束手无策。刘文汉乃乘机进言，城内有侯部陈连长防守，如能邀郑场罗干二百余人枪攻匪后背，两下夹击，何愁土匪不败。庾欣然许刘调罗外应，并承诺事成之后，当奖励大洋六百元。而钱正是刘、罗扩大势力所需之资金，真是两厢情愿，一说就成。绥城解围之后，赏大洋六百元就成了必须履行的诺言。庾一再推诿，延迟。刘恶言相加，逼之紧迫，并扬言如再不见现，罗干二自率其部入城领赏，看你庾大老爷又怎样应付。庾恐惧乃商之于县副总指挥官刘铁珊。

刘铁珊任郑场区区长多年，嫉匪如仇，有生杀予夺之权。威名久震，匪多畏服。今罗干二拥人枪百余，与刘势力不相上下，刘亦感到威胁。又恐刘文汉佐罗干二如虎添翼，危及自己。故决心助庾杀刘文汉。但刘文汉退贼解围有功，以政府名义公开杀害刘文汉，一是人民不服；一是罗部打退刘国辉匪部后，仍驻城郊，虎视眈眈，公开杀刘，罗必乘机入城引起大乱。唯一之计，决定刘文汉再入县府逼款时，用伏兵突袭杀之。罗干二失去羽翼，不能久留必远去，此乃万全之策。庾、刘决意如此办理。这就是刘文汉于1933年夏深夜进入县府逼款被杀于周公生祠内的真实原因。文汉被害之后，县府无隻言片语定其罪。这就是五十年来流传至今的两种说法：刘文汉有功不该杀，这是一般街道上平常老百姓的议论；一说刘文汉企图拖地方上保卫治安的枪支去当官，该杀！这种议论来之于当时绥阳县的上层人物中的知情者。庾泽忠失信而杀有功之人，民固不许，助庾为虐者亦非；刘文汉之死，实质上是死于军阀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争夺枪支实力的浪尖风口上而已！其时绥阳县属于贵州军阀侯之担的控制范围，廖怀忠鞭长莫及，故刘文汉之被害者，时与势造成之也！

新旧征兵对照

邹承武

一九四〇年我在四川渝酉师管区工作，两年后又调至贵州遵绥师管区任职，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建立的征兵机关，该区辖四个团管区，五个补充团，二十几个国民兵团，都是专门办理征兵的机构。任务是将新兵征集起来送交管区补充团，开到师管区驻地后，再由司令部统一分拨给各正规军部队。据我所知，每次交拨至少不少于一个团、两个团，甚至三个团的兵力。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征兵命令总是急如星火，大呼前方急需后方补充呢？我经过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新旧征兵的对照，才悟出了一个道理。

旧中国的征兵制度弊病丛生，其根缘由于国民党政府视人民如群氓，不仅不给予人民群众以任何一点民主权利，而且实行的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一党专政。八年抗日战争，统治阶级大发国难财，人民群众既要出钱，又要出力抗战。人民出钱并非全归国家所有，很大一部分，被蒋介石政府豢养下的贪官污吏肥家入己，中饱私囊；人民出力当兵，更是猪狗不如，毫无人身自由，捆绑索绑，象犯了大罪似的在刺刀逼迫下离乡别境，饥之疲劳成疾，冻之僵其手足。这种非人待遇，怎能使壮丁们同仇敌忾，外御强敌呢？何况这种制度，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不仅毫无改善，而且成了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民怨沸腾，拉兵成为贪污、敲诈的财源。卖兵顶替成为冒险投机的专门职业。“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成了这种制度的真实写照，所谓国难当头，年满十八岁

的公民应征入伍乃国民之天职，说得义正辞严，但这种敲骨吸髓的征兵制度和征兵方法，怎能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呢？更无须说这种征兵制度和征兵方法一直延续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了，蒋介石统治政权在大陆的覆亡，自有其必然之理。这种制度，认真分析起来，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是兵员的来源极不正规，五花八门，拉来的兵，有独子、行商、流浪汉、地痞、流氓、穷苦无告人家的子弟，或专门从事卖兵顶替为职业的善于开小差之徒，甚至早就打通关节，巴结带兵的连排班长分脏，让其乘机逃脱，以便于做下回生意，如此等等；二是国民党军官待兵如牛马，非打即骂，官兵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因此，伺机逃跑者有之，冲营伙逃者亦有之，战场上不战溃逃者则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三是国民党的所谓军令如山倒，必须绝对服从。这只是对低下级军官和一般士兵说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当别论，地方军、杂牌军则相机处置。逃兵捉回则任意体罚、枪毙、或推下悬崖跌死。甚至新兵入伍，部队在行进中因病倒地者，也报之一弹让其毙命，那怕众目昭彰，群众侧目而视，也在所不避；四是壮丁被拉入伍后，即被断绝了骨肉关系，新兵家人来信，悉被折阅，扣留不发，防兵甚于防火防盗，矛盾恶化，关系紧张；五是国家政纪废弛，各级行政官员，丧心病狂，抗日阵亡战士的家属抚恤费均敢中饱私囊。综上所述，新兵焉有不跑之理，况未逃跑者也断非绝了逃跑之念，存有执干戈以御外侮之心，实因迫于种种原因，暂受屈辱忍气吞声而已！国民党反动派的遭致覆亡，正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解放后的征兵则迥然不同。首先是人民群众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军参战的热潮，一下子彻底扫除了旧社会征兵的弊端。人民群众通过土地改

革，觉悟大大提高起来，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国家主人翁了。自那以后，人民政府的每次征集任务，首先作好宣传工作，说明参军的重大政治意义，报名参军的年龄、文化程度、体格检查合不合格的种种条件限制，在自愿报名、家属同意，组织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应征入伍。全国城乡，每次征集任务，都形成“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热烈气氛。新兵由社队组织欢送队，敲锣打鼓欢送。新兵和家属都戴上光荣花，在广大群众的簇拥下到区部集中，随即换上新军装，俨然一个个英气勃勃，气宇轩昂。新战士的同学和朋友，无不衷心祝贺和羡慕。为什么古往今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才能开创出一代新风呢？我在西藏搞征兵工作多年，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此情景。新战士入伍后，连排干部象对待亲兄弟一样亲切地问寒问暖，耐心细致地做好新战士的思想工作，部队民主空气活跃，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地方上各级政府，经常关心军人家属的实际困难，及时帮助解决。逢年过节，地方政府专门派人向家属赠送礼品，登门祝贺。新战士入伍后，他们明白为谁当兵，在部队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随时随地提高警惕，听从祖国的召唤，保卫祖国的边疆和海防。人民解放军成为祖国的钢铁长城，这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谁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的新兵有一个当逃兵的事吗？没有。他们安心服役，万众一心，苦练杀敌本领，作起战来，个个机智勇敢，无坚不摧。他们在服役期间，按时发给供薪，复员时按国家规定发给复员费，新旧征兵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真有霄壤之别。回忆过去，看看现在，我这个旧时代的军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麻袋钞票的故事

李如钰

我县儒溪乡第八保朗山关农民刘春贵，于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秋天的时期，被保长孔德贵拉去当兵。他的父母妻子焦急万分，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春贵赎回来。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是瞎子见钱眼开，行贿受贿是司空见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刘春贵一家连夜连晚，日以继夜加速筹款，凡家中一切可以换得现金的粮食呀、肥猪呀、辣椒呀、鸡鸭蛋呀等等，卖足整整一麻袋钞票。但是钱虽能通神，可是穷苦农民还是通不了天！怎么办？解铃还是系铃人，还得去恳求保长孔德贵开恩。孔德贵保长接过这一麻袋钞票又是欢喜、又是埋怨，但又不好把这种心里感受说出口。只得说：“晚了一步，人已送到县政府兵役科去了。不过我尽力去给你家说情吧！”意在言外，如果早一步送来这一麻袋钞票，春贵不就早已安然在家了吗？独吃圈吞晚了一步，现在只能分尝一杯羹了！

孔德贵仅仅是一个基层保长，直接去见县政府的兵役科长，官阶太小，根本不可能。他于一天晚上，悄悄地背着那一麻袋钞票来到卜老场硫酸厂找我。孔说：“刘春贵被拉当兵，他父亲一再来恳求我把他的儿子赎回来。人已经送兵役科去了，特来请你帮忙。这麻袋钞票，任你处置，口说无凭，叫人放回来就行。”我对孔德贵说：

“我的神通没有那么广大，请你另找高明吧！”他看着我拒而不

纳，只得悻悻然把那一麻袋钞票背回去了。

孔德贵从我这儿回去后的不几天，刘春贵果然被放回来了。理由是刘春贵半节眉毛是白的，当兵不合格，被退回来了！是半节眉毛不合格呢，还是那一麻袋钞票买得了“不合格呢”？由此我进一步理解到，那时候有些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避免拉兵，又苦于被拉兵后，无钱去打干，干脆自己斩断一两个手指拇，求得保全性命。即使拉去了，那怕没有一麻袋钞票去通天，也会被申斥“不合格”而退回。呜呼！蒋介石统治下的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竟然逼使大后方的农民群众背离到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程度。真不知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是什么东西？！

至于那一麻袋钞票究竟为数多少，我这个被涉嫌的人，的确不得而知，个中底细更不明瞭，姑以梗概，报告读者。

我参加的一次乡长选举

祝华钰

国民党统治后期，一九四六年以前，县、区、乡、保、甲长，都是层层委派，但也要有钱有势，而且还要找人活动活动，行贿塞包袱才行。如乡长的委任，只要县长得到包袱，即可委派，任期不定，如果又有人出高贿活动，即可更替。抗战结束后，乡长改为“民选”制。但行贿受贿，买卖乡长职务的恶习却依然如故，一靠钱拉，二靠势压，三靠舞弊违法。我教学多年，本无钱无势，突欲在乡政中试试，成则凭爱国爱民之良心，把握不做坏事，败则识政府民主之真伪，于己无损。思想上既有此念，一九四八年便参加了旺草区尹珍乡第三届的乡长选举。

按照政府规定的选举制度，乡长是由乡民代表选举产生。乡代会建立于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六年开始实行“民选”乡长。尹珍乡第一届乡代会由各保的代表共二十二人组成，主席是熊著鳌，他是由前任乡长杨正禄的保荐而得任。而上述代表又是熊著鳌和杨正禄事先共同协商指定保荐产生的。这届代表，曾选过尹珍乡出席县参议会的参议员岳鹏，也选过尹珍乡第一届正乡长刘承汉，付乡长陈钊昌；第二届乡长陈少华，付乡长卢先恕。每届乡长任期一年，但往往延长时间。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取消付乡长编制，设乡主任干事，刘荣昌是尹珍乡首任主任干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尹珍乡改造乡